

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2005
报告文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 报告文学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1

(21 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)

ISBN 7-02-004705-X

I. 2… II. 人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6819 号

责任编辑:姚淑芝 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李 博

2005 报告文学

2005 Bao Gao Wen Xue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8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20.125 插页 2

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4705-X

定价 32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,其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进入新的世纪,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、中篇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,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梳理、总结,向读者集中推荐,取得了良好效果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。

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,反映社会生活。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同时与小说年选、散文年选形成系列,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,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。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,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- 中国留学生之父
——容闳的梦 钱钢 胡劲草 1
没有容闳,就没有“留美幼童”这个美丽而
忧伤的故事。
- 上将刘亚楼 何立波 40
空军入朝参战之前,刘亚楼曾希望“不鸣
则已,一鸣惊人”,毛泽东则说“一鸣则已,不必
惊人”。
- 人民代表冯有为 刘元举 康锦达 86
面对一桩桩冤案,一位矮小男人义愤填膺
挺身而出,他无所畏惧仗义执言四处奔波为民
伸冤。十八年来,他一个人写了近千个建议和
议案,每逢开会投票他都敢于直陈己见甚至举
手反对,处处显得那样与众不同。
- 两地书·母子情 秦 春 172
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,那是我生命中最
黑暗、最为恐怖、最为疼痛的一天。短短的几
秒,我,家人,还有这趟航班上的所有人的一生
就改变了,莫名其妙地改变了。
- 中国女性内参 张黎明 208

想起女人的时候,为什么失望终如夜雾一层接一层地坠落?女人,为什么总会带来一种阴柔凄凉的感觉,让人哀悯或者说让人下坠?

明日酒醒何处……………理 由 261

在艺术世界中,两个性别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,女的是蒙娜丽莎,男的是大卫。一个在巴黎的卢浮宫,一个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。可曾想到他俩的关联?

高考殇……………舒 云 319

很多人说,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。高考“死”过,又“活”了,到如今病入膏肓。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?

用胸膛行走西藏……………党益民 378

我曾经三十多次走进西藏,进出西藏的每一条路我都走过。在西藏,我感受最深的是,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。

梅花镇的述说

——“九九惨案”追忆……………杨金平 419

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经济强盛只能使它的一条腿健壮,国民的人格健全地确立、文化不在扭曲中徘徊滑落,他的另一条腿才有可能得以正常。

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……………曲 兰 464

理财,不仅理的是怎么挣钱,怎么管钱,怎么花钱,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财,管理好我们的生命。使我们仅有的一次生命,不是在忙忙碌碌中,混混沌沌地度过,而是在健康、快乐、富裕、幸福中享受人生。

铁壁铜墙(节选)……………李春雷 529

小媳妇、小商贩、小护士、小妓女、乡村医

生、京剧演员、算卦的道士、饭馆的掌柜、被释放的罪犯……他们都是草根层的小人物，却又是一个个有情有义、有爱有恨的抗日英雄。

学生恋爱报告(节选) …………… 郭文杰 553

爱情，自有人类活动以来，她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。虽经沧海、桑田巨变，但只要有人类存在，爱情就不会终止，关于爱情的故事也就不会中断。

中国留学生之父

——容闳的梦

钱 钢 胡劲草

1872年至1875年,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美幼童。一百二十人中,来自广东省的竟有八十二人,占了百分之七十。广东籍的幼童中,来自香山(今珠海)县的有三十九名,在全部幼童中,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。

禾田里的“A、B、C、D……”

有人说,如果没有容闳,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,但即使会派,也不会这样早,更不可想像会有“幼童留美”这样的奇想。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,酿成了“留美幼童”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,所以,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。

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南

屏镇,和澳门仅一水之隔。今天,站在珠海一侧的海边,澳门的教堂山、妈祖阁和澳凼大桥历历在目。而在澳门沙梨头向北望去,珠海的行人树木同样清晰可辨。从前珠海属香山,那时澳门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,特殊的地理因素,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长时期往来,香山在闭关锁国的年代,一度成为仅有一扇没有关闭的窗子。这就是为什么,容闳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,而由他带到美国的十二名幼童中,竟有三分之二是香山人!

1835年,七岁的容闳,被父母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(Mrs Gutzlaff)办的学校念书。他的兄弟都在旧式的私塾读书,父母独独把他送进“西塾”。香山一带的人已经看见,和外国人的来往正日益频繁。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,改变贫穷的命运。

容闳眼前的一切是这样陌生:海港里帆樯如林,在大火后残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。码头上随处可见来自异国的水手、牧师。他惊愕地望着他的老师郭士立夫人——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西方女人,只见夫人躯干修长,唇薄颧阔,烟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,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长裙,飘飘若仙。

容闳是最小的学生,郭士立夫人让他住进三层楼上的女生宿舍,不和男生杂处。容闳自然垂涎楼下男孩们有追逐嬉戏甚至出门上街的“自由”。一天,他偷偷溜出门,看到码头边泊满小船,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头。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,也正想“逃出牢笼”,于是,“得同志六人”,相约逃跑。他们请船民把他们载回海对面的家,不料,严厉的郭士立夫人发现,立即雇船,奋力追赶。逃者是双橹舟,追者是四橹船,容闳等人很快被捉拿归校。

郭士立夫人命令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,巡行全校。晚课后,又在课堂中设一张长桌,命罚站一小时。容闳居

中,左右各三名女生,每人都头戴尖顶纸帽,胸前挂一个写着“逃徒”的牌子,如同越狱的罪囚。七名“越狱者”已经羞愧无地,郭士立夫人仍意犹未尽,使用对孩子最严厉的惩罚——当着罚站者面,故意将果饼和橙子分给其他孩子津津有味地剥食。

可是不久,容闳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喜欢上这所学校的功课:算术,图画,英文……

郭士立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,容闳就读的,是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(“男塾”),这是教会所办的“马礼逊学校”的“预备学校”。

马礼逊(Robert Morrison)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,最早的《圣经》中文本是他翻译的。他死后,英国成立“马礼逊纪念协会”,协会每月拨出十五英镑,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学。在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的1839年5月,郭士立夫人办的“西塾”停办,容闳回到村里。不久,父亲去世。在这个贫寒的家庭,捕鱼的大哥成了顶梁柱,容闳每天走街串巷叫卖糖果。店铺停制糖果的时候,他就跟着姐姐到田里拾稻穗。

容闳读过洋文的事,村里人知道的不多。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,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。有人说,孩子,你讲“红毛话”给我们听听!见容闳忸怩,姐姐说,你试试嘛!说不定还有赏呢!一个农夫马上说,我从来没听过洋话,你要是会说,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,你背都背不动的!

于是,十二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,放声朗诵:

“A——

“B——

“C——

“D——”

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完,四周一片惊呼。农夫加倍奖赏,给了几捆稻子。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,才能背回。

为补贴家用，容闳一度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，每月挣三块钱寄给母亲。一天，家里转来一封由澳门寄出的信，寄信的人是一位医生，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。郭士立夫人曾叮嘱他，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，要把容闳召回上学。没想到，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，那位医生才找到容闳，而容闳竟然就在距他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。

1843年，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，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。校址在 Morrison Hill，即今天的摩理臣山，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（Samuel R. Brown）。

马礼逊学校使用中、英文双语教学。中文教学，讲《四书》，做八股文；英文教学，有英文写作、地理、声乐、几何、历史。其中历史课有“罗马入侵至查理一世时期”、“查理一世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”等内容。1845年，为筹措办学资金，学校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，主持了一次对容闳所在班级的公开考试。学生们的六篇英文作文，全部在《中国丛报》刊出。其中一篇《一次幻想之旅》，极有可能出自容闳之手。他在他的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曾回忆他在马礼逊学校作过一篇《梦想之纽约游》，幻想他来到新大陆的种种情景。

容闳没有想到，幻想那么快地变成了现实。

他在香港生活学习了四年，从一个孩童，一个少年，变成了十八岁的青年人。1846年的一天，布朗老师说，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他就要回到美国去了。

“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？”他问。

一片肃静。

容闳站立起来。

接着站起来的，一个是黄胜，一个是黄宽。

“我们一定赢(Win)!
因为我们有阔(Wing)!”

1847年1月5日,跟随着布朗牧师,容闳、黄宽、黄胜乘坐美国阿立芬特兄弟(The Olyphant Brothers)公司的“女猎人”(Huntress)号运茶帆船出发了。这是帆船时代一条典型的商业航线:借助自东北吹向西南的“贸易风”,船由香港起航,过好望角,进大西洋,驶向美国东海岸。

惊涛骇浪中的九十八个日夜,是容闳八年留学生涯的开端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——那个曾经幽禁拿破仑的地方,他在拿破仑墓前折下一根柳枝。八年后,当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,他带到美国栽种的细柳,已长成垂条万缕的大树。

容闳就像这根柳枝。他来到麻省孟松(Monson)的孟松学校(Monson Academy),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。他在那里苦读拉丁文、希腊文和英国文学。在精通英国文学的校长海门(Charles Hammond)的亲授下,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。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“会走路的百科全书”或是“有灵性的鹦鹉”,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“优美的品格”。

容闳很自然地融入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。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,贫苦的学生,稍稍为人工作,就不难得到学费,每星期只要得到一点二五美元,就足以支付食宿、燃料等费用;而劈柴、生火、烧炭等,需学生自己料理。容闳“甚乐为此”,认为正可以磨炼筋骨。住处距学校半英里,每天要往返三次,即使在寒冬,雪深三尺,也要徒步。容闳同样乐此不疲,长年的运动,使这个十八岁的男孩胃口大开,食量过人。

1848年秋天,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。另一位同学黄宽,从孟松学校毕业后,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。

容闳原本也可以得到去爱丁堡大学的资助,但他更神往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。他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: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,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,但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志愿书,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。容闳知道没有希望——“我虽然穷,却不能没有自由”,他在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回忆,“传道固然好,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。……志愿书一经签字,我就受到束缚,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。”他认定:“人类应尽的天职,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。”

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。这个决定违反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。同时,由于这个决定,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,没有了金钱收入。

1850年夏天,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亲属,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(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, Ga.)。他带回了好消息: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。

“容闳终于闯过来了,”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,“他带着辫子,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。但不到一年,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。”

在耶鲁大学,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,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;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,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,获得些微收入,以维持日用。他甚至节省下三十美金,托人辗转带回中国,带给母亲。

耶鲁的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。头一年,他每天读书到深夜,“体魄日就羸弱”,不得已休学一周,到布朗母亲的家中休息。第二年,他最苦恼的是微积分,考试常不及格。好在容闳的英文论说十分优秀,在第二、第三学期连获首奖。

容闳开始融入纽黑文这座遍栽榆树的城市,融入美国同学无拘无束的生活。“没有通过!”(测验或是考试)和“冲锋!”是他

们的口头禅；“嘶嘶”，是他们在逗乐时习惯发出的声音。作为兄弟会成员，容闳常热心地为同学拉选票。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，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。那时，每当比赛，他们的拉拉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，那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 Yung Wing(广东话发音)的谐音：“我们一定赢(Win)！因为我们有闳(Wing)！”

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。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，打听作者是谁。“容闳低下头来，”他的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，“他羞赧如处女，手足不知所措，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。”

“在耶鲁读书时期，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，常常触动我的心灵，一想起来就快快不乐。”容闳在他的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写道，他有时甚至怀疑，是否不受教育更好。既然受了教育，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，知识越高，痛苦就越多，快乐就越少。但容闳知道，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——“这样的人，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，达到高尚的境界！”

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(Carrol Cutler)几次散步谈话中，他提出、谈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。“我既然远涉重洋，身受文明教育，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。”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，“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，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。以西方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。”

1854年容闳的毕业，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。许多著名的学者赶来参加典礼，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，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。

耶鲁大学的1854年级，共有九十八名学生。笔者在美国采访时，看到这个年级的同学赠言簿，包括容闳自己的那本，被耶

鲁大学档案馆收藏。容闳用中文赠给同学的留言,用娟秀的毛笔正楷写成,其中有:“礼之国,和为贵”,“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”,“手拈一管笔,到处不求人”,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等。有九十二名同学给他赠言,那些赠言热情洋溢——

亲爱的闳:我深信,当你回到世界彼端你的故乡时,我们在这所大学的结交将融入你的记忆。我向你保证,我决不会忘记我的中国同学,他那深藏内心的热情,对我们的文学的癖爱,以及对他自己祖国的奉献与深深的关切,都早已为我所习知和感受……

我将企盼获知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业。我希望你的伟大计划将会实现……

摆在你面前的是充分施展才华的生活的希望。你可以相信,我将怀着深切的渴望注视着你未来的进步。上帝将保佑你并指引你为同胞的福祉努力工作……愿你回归天朝时,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……

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,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。获悉(因为我希望获悉)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……

容闳是耶鲁的骄傲。1854年,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,他引人注目;后来的日子里,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,他更受尊敬;1876年,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。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,令每一位游人驻足——从二十世纪一直到二十一世纪。

醒来是痛苦的

容闳学成回国。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,一万三

千海里，帆船行驶一百五十四天，像是冥冥中的预言，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。

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，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。朝廷昏庸如初，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。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，就看见“无数华工，以辮相连，结成一串，牵往囚室”；来到广州，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。“日间所见种种惨状，时时缠绕脑筋”，他胸中烦闷万状，愤懑之极，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。但是深思静虑，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“大计划”还要“依一定之方针，循序而进”。

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，谋一职位，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。但是他不到一年就“三迁其业”，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：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（当时只能驻在广州）当秘书，“事少薪薄”；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，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；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，待遇优厚，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，贿赂成风，他不屑同流合污，只能离去。“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，就是廉洁二字，”容闳在自传中写道，“无论到哪里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，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！”

一个夜晚，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，回来走在四川路上，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。他们人手一盏灯笼，边走边唱边喊。看见容闳，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，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。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，纷纷逃散。容闳站定不动，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，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？！那时他已在—间英商公司工作，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，第二天早上就送去—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。船主大怒，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。抢灯笼的人是大副，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，他脸色立变，急奔登岸，到公司向容闳赔罪。

不久，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。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，拍卖物品。他在人头攒动的拍卖场里观看，背后站着—个高大的

苏格兰人。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，回头看，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。“我开始很平静，只是请他解去，”容闳在自传中写道，“他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就像没有听见，一种傲慢的态度，令人难堪。”容闳仍未动怒，继续说理，突然，苏格兰人一拳击来，打在面颊上。他终于忍无可忍，立刻还以颜色，出拳迅疾，苏格兰人“唇鼻立破，流血被面”。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，容闳正想用脚猛踢，被公司主人拉开。这时有洋人喊：“想打架吗？”

容闳正色回答：“不！我是自卫。你朋友先侵犯我，打伤我脸。他太无赖了！”

容闳在租界出了名。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，时有所闻，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。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：“我想，有朝一日，中国教育普及，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，那时无论什么人，谁敢侵害其权利，必有胆力奋起自卫！”

他在苦苦等待机会。1860年，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，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，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。人们都知道，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。而容闳，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。

1860年冬，容闳决定去南京——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，探究太平军的内幕。

当时许许多多西方人，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。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？她丈夫郭士立，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熟人。当郭士立回到欧洲，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，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，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：“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，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，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——中华共和国，自由，平等，博爱……”